

个

性

美

人

你却让我深信
近在咫尺

辛紫眉新作

第一章

“啊!”一声女性的尖叫,划破寂静长廊。

站在房门口正准备开门的况文靖,出于职业本能的立即转身,没想到甫一转身马上接住了一个柔软温热的身体。从她还未停止的尖锐叫声中,他能百分之百的确定,刚刚声音的主人一定是此刻正挂在他身上独自微微颤抖着的女子。

“小姐,出了什么事?”况文靖冷静的问着,由她仍紧抓他衬衫不放的双手,看的出来她依然很紧张,“我能帮得上什么忙?”

“老鼠!”她怯怯的小声的说着,仿佛只要大声点,老鼠就会立即闻声出现,她依然紧闭双眼浑身颤抖着。

“老鼠?”况文靖疑惑的问着。

哪知这两个字才一出口,立即听到另一声尖叫,同时抓着他衣服的手更加用力的扯紧,而且似乎由于害而跺起脚步,好像老鼠这会儿已在她的脚下乱窜一般。

“你别怕!会不会是你看错了?这栋大楼才刚完工

交屋不到半年，连住户也未住满三成，应该不会有……”况文靖还未说完，马上被怀中的人打断。

“别说那两个字！”她害怕的叫着，脚跳的更急，双手终于不再抓住况文靖的衬衫，却更进一步的环住他的颈子。整个人简直是“挂”在他的身上。

“小姐，这里是十二楼，不是一楼，你想它会搭电梯吗？”况文靖打趣的问。

若是以往，金汶柔早将这名没有爱心的男子，臭骂一顿以泄心头之恨，但偏偏碰到她最害怕的老鼠，她也只能忍气吞声。

金汶柔没考虑到对方是个陌生男子，况且是她主动投怀送抱。而人家非但没有将她一把推开，更没乘机吃豆腐，甚至还体贴的不再说出“老鼠”二字，改以“它”替代，居然还怪他没爱心呢！

“我真的看到它，还听到它‘吱吱’叫的声音。”光想到刚刚那一幕，金汶柔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僵硬的不敢动弹。

“那么！你若信得过我，我替你进屋瞧瞧，好吗？”况文靖柔声的问。

“可以吗？”金汶柔有一丝放心与一些不自在的问。她实在讨厌这样麻烦人，尤其是男人，不过现在可不是摆高姿态的时候。

“当然。”况文靖再一次的保护，“你能在这里站一下，让我进去？”

“好!”金汶柔立即点头答道。

“那么……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?”

“当然可以!”金汶柔不懂为何他还多此一问,她不是已经答应了吗?

从她微偏脑袋露出不解的神情,况文靖知道,她大概忽略了目前她仍“挂”在他身上的“现况”。况文靖只得温柔的、尽量不让她觉得尴尬的将她环在他颈子的那双手,轻轻的“抓”下来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金汶柔这才发现他迟迟未采取行动的原因,霎时涨红了脸的道歉,并道:“麻烦你了。”

“邻居嘛!”况文靖轻松的说。

“找老鼠总比发现凶杀案好多了,况文靖在心里想着。原本听到尖叫声时,他还误以为真的发生凶杀案呢!

看了退在一旁但仍紧着双眼的女子一眼,况文靖轻笑一声走进刚刚她冲出来的那扇大门,约莫十分钟后,他才走出来。

“我刚刚大约找了一下,还是没有看到,大概是跑走了。”况文靖在心中却是这么想着的——就算真有老鼠,也早被你的尖叫声给吓跑了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金汶柔心中另有所求,却又实在难以启齿,偏偏不说又不行,只得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我个没停。

“没关系,不话直说。”况文靖大方地说。

“我能不能跟你借电话，”金汶柔面典的说着，见他不解的望着她，她当然知道他为何有此表情。“我知道，我的住所有电话，可是……可是我一想到……我实在没有勇气……再踏进去一步。”

他知道有些女孩子很怕老鼠、蟑螂这些东西，不过像她怕到如此“彻底”的，倒也少见，况文靖勉强止住笑，力持严肃的道：“当然可以，请跟我来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况文靖才往前踏一步，视衫马上被人拉住，回头一看又是那名女子所为。她还紧张的往回看着地上，好似深怕老鼠会突然出现。

况文靖无奈的摇摇头，这一层的住户大概有十二户，他和她的住处约隔十一公尺，正是电梯门的左右两端，还好并不太远，否则只怕视衫都被她给扯破了。

金汶柔只注意到身后是否有那扰人老鼠的纵迹，没注意到那名男子已经停了下来，以至于摔上一堵肉墙。她惊讶的抬头望，才见到他含笑的指指大门。

“到了？”

“到了！！欢迎临寒舍。”况文靖将手一伸做出欢迎的手势。

“对不起，太麻烦你了。”金汶柔怯怯的踏进他家，一眼望去，室内的陈设只能用简单、舒适、豪迈来形容，她不自觉的脱口而出，“纯男性化的摆设。”

“或许是因为那是光为‘我’设计的!”况文靖有些自大的解释着。

“我不是批评,只是将感觉说出来。”金汶柔有些委屈的说,这大概是从小到大,第一次如此,她在心中如此告诉自己,但随即又修正说是第二次。

“电话在那里。”况文靖指指沙发旁拨号。

“为了让她保有隐私,况文靖将客厅让给她,走到厨房为两人准备饮料。回到客厅时,她的电话并未说完,似乎正和某人急谕着。

结果不但让他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,也让他有机会观察她。况文靖此时才发觉到,她除了长相非常女性化以外,另外还让他有一份熟悉的感觉,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,是在哪里见过她。

“见她明眸皓齿,白析的皮夫仿佛掐得出水来似的,长发披肩更添一份女性娇柔。而她似乎正和电话中的人有所争辩,神情似娇似嗔的,体丽的双唇正不满的哼起来,更添几分俏皮。

“况文靖发现自己对她‘似乎’太过注意,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她的对话中,只听到——

“小珀,你就行行好,把虎克船长借给我嘛!”

“.....”

“我当然知道他是一支狗,可是他喜欢抓老鼠嘛!”

不知对文又说了什么,况文靖只听到她又说:

“才不是我造成的，虎克船长喜欢这项运动，而且，我不能向珊珊上飞侠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小飞侠是一支猫，可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猫过敏！”

听到这，况文靖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居然有人怕老鼠怕到这种程度，偏偏又对猫过敏，只能求助一支“不务正业”、“多管闲事”的狗。

金汶柔听见笑声，回头瞪了况文靖一眼，明明知道他在取笑她，不过她现在可没时间与力气去和他争辩或后气。汶柔告诉自己，她现在所需争取的是她妹妹子珀的“让渡权”，好让子珀将虎克船长借给她。

“拜托嘛！顶多十天，不然我就搬到你家住好了。”汶柔不得已的使出撒手锏，她知道子珀对自己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独立与隐私宝贝的不得了。

果然！狠招奏效。

“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马上过去。”汶柔满意的挂上电话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！”况文靖自动道歉，嘴角仍有一丝抹不去的笑意。

“反正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知道可以暂时解除“鼠患”，汶柔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。

“我好像看过你！”况文靖忍不住还是将心中的想法

说出来，对她总有一股说不出的熟悉。

“谢谢主心！我绝对不是你的小学老师！”金汶柔开玩笑的说。

“这一点我绝不怀疑，以你的年龄看来，只怕连高中老师都还不够格。”

“你是指我没那种气质能为人师表！”金汶柔终于抬头认真的看他，结果立时楞在那里。

“我不是指你的学识涵养，而是你太年轻了，只怕我上高中时，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学生呢！”况文靖将手中的饮料递给她。

金汶柔干笑一声掩饰自己的不自在，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碰巧的事，她居然会投怀送抱到“他的”怀中——虽然全因为一支该死的老鼠——这辈子第一位给她难堪的男人。

如果可以，她非要大声尖叫一番不可，今天到底是什么“黑暗日”，倒楣的事全让她碰到，先是一支老鼠，再来就是他——况文靖。

他们的确见过面，只不过时间是在两年前，而且受窘的是她——金汶柔。那是她这辈子最丢脸的一次，一想到当时被他奚落了好一顿，而今他居然只记得见过她，金汶柔满肚子的气不知该如何发泄。

“或许是我有张大众脸。”金汶柔僵硬的说，喝口他拿给她的饮料，掩饰心中的不悦。

“任何一位女孩子，有你这张大众脸，只怕作梦也会笑。”况文靖实话实说，“我们真的没见过面吗？为什么……”

金汶柔只是耸耸肩不搭腔，其实在心中早已把他骂了数百次，可恶的男人。

见她不再说话，况文靖也不再多说什么，免得让人误以为居心叵测。

“今天谢谢你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！”金汶柔将饮料一口饮尽，起身告辞。

况文靖送她到门口，想起至今两人还未相互介绍，“还不知道你的尊姓芳名呢！我是况文靖。”

“我的名字和我一点也不配。”金汶柔绽出促狭的笑容道：“我叫金汶柔。”

“金汶柔！”况文靖又涌起一股熟悉感，在他闪起脑中的记意时，她早已转身记去。

是她！



“你到底是怎么做笔录的！”况文靖一掌拍在办公桌上生气的问。

“长官！”

“是不是因为你赶着去约会，一时疏忽把嫌疑犯的名字写错。现在我们只能放他出去，连起诉都找不到罪名，

而这一切就只因为你把名字写错了。”况文靖毫不留情的抨击眼前这名女警官。

“长官，我没……”

“还敢推诿责任。”况文靖的怒气高张，他生平最讨厌的就是不负责的人。

金汶柔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将怒气压下。她才刚销假回局里报到，便马上被叫到督察室，找这名“况督察”报到，才一见面便没来由得招来一阵臭骂。

“怪不得外界对我们警察同仁的评价这么差，要是多几位像你这样的‘人才’，只怕我们的破案率会更低，风评只怕将降到谷底。”

“金汶柔将差点要脱口而出的三字经强制吞了回去，为了顾及淑女的形象，也为了不让他更瞧不起她，可是这么忍下来的结果是自己气到浑身发抖。

“下去吧！我希望以后这种事不会再生！”况文靖见她强忍着气，不再做任何辩白，不禁对她暗自喝采，纵使是一名男性也没办法像她一样沉得住气。

“是！长官。”金汶柔努力地不将气发在门上，仍轻轻的把门关上。

汶柔回到座位后，只见学妹剑瑞贞怯怯的走到她面前，神情不安的站着。

“怎么啦？”看到她一言不发，汶柔只得主动开口问。

“学姊，况督察没对你怎么样吧？”剑瑞贞怯怯地问。

“才刚休假回来，就被人莫名其妙的削了一顿，你说呢！”金汶柔气愤难耐的道。

“对不起，都是我。”剑瑞贞自责地将头低垂。

“瑞贞，先告诉我是一回事吧！”金汶柔叹口气的说。

“那天你正好休假，笔录是我写的，而且是就近在你办公桌上写的，而我……”剑瑞贞无措的不敢继续说下去。

“而你顺手拿了我桌上的章盖了上去？”金汶柔已经以猜出是一回事。

“学姊……”

“够了！先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案件！”汶柔一口打断她的道歉。

“是一件走私贩毒的案子……”剑瑞贞简略的说出这案件的来龙去脉。

“我懂了。”汶柔点点头，表情莫测高深。

“学姊……”

“还有事……”

“你不会……不会跟……”剑瑞贞怯怯的望着汶柔。

“我懂你的意思了，这件事我自有定夺！”金汶柔冷冷的说着。

见她如此，剑瑞贞不敢再多说什么，错在于自己，的确不能让别人替自己背这只黑锅。

十天后，金汶柔运用自己所掌有的线索，再要求局里配合，果将那名嫌犯再度缉捕归案，而且连带更抓到许多贩毒走私的大商于中盘商。

此次，金汶柔不但亲自作笔录，而且还亲自押解嫌犯到看守所，正当局里想提报将赏她时，她却毅然的递交辞职信。

“为什么？你才为局里立下一件大功，怎么突然要辞职？”局长不能置信的追问。

“局长，我在这里至少也待了三年的时间，你应该很了解我才对，既然我想辞职，我就不会再多待一分钟！”金汶柔冷冷的说。

“到底是……”局长在看到她冷傲的神情时，只得放弃不再说任何规劝的话，“算了！看来你心意已决！我只好准了。”

看到局长终于签下“准”这个字，汶柔总算露出一丝笑容。

“谢啦！局长！”汶柔愉悦的说。

“总算高兴啦！你这丫头，我还真怕了你。”局长无奈的摇摇头。

汶柔有个势力雄厚的家族，不管是财经或是政治界，都相当有权有势，只不过汶柔并不喜欢炫耀此话，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，除非像局长这叔伯辈的人，但也只略知一二而已。

“至少，以后没有我若您心烦，您也不必怕头发又白了几根，掉了多少，为了我，您脸上的皱纹深到可以夹死一只蚊子了。”汶柔大刺刺的说。

“你呀！说实话！这一次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才萌生辞意？”局长慈祥的问。

“想换个工作试试嘛！”汶柔迴避的说，“再说，我祖母也不知唠叨了多少次，我想为了日后耳根清静些，还是乖乖的听话的好！”

“还想瞒我？”局长好整以暇的看着汶柔，“是为了刘瑞贞和况督察吧！”

“随您怎么说都对！”汶柔不承认也不否认，她知道事实真相为何，总会有人说出还她一个清白。

“若我猜得没错，我看你前脚一踏出局办公室，后脚紧跟着便会找上督察室，对不对？”

汶柔不答腔，只是张着无辜的大眼睛望着局长。

“辞呈希望什么时候生效？”局长纵容的问，他知道纵有章程规定仍限制不了她。

“今天、现在、马上。”汶柔眨眨眼，将局长纵容的问，他知道纵有章程规定仍限制不了她。

“今天、现在、马上。”汶柔眨眨眼，将局长签准的辞呈拿了过来，“拜拜！”

汶柔一收拾好个人的用品，立即大步走出警察局，将东西安置在行李箱后，她拿了一个卷宗，往督察室走去。

象征性的轻敲几下门，听到里面传来低沉的回答声，她才推开门进去。

“是你！”况文靖没想到竟然是她，“恭喜你，不但一举擒获嫌犯，还立了大功，这是当初的计划吗？”况文靖口出嘲讽的说。

“我今天不是来炫耀的。”汶柔将手的卷宗拿到他面前，在他伸手接到前，故意让它跌落在桌面。

明知这是她挑战的行为，况文靖仍好风度的问：“那么你今天来的目的是？”

“告诉你一句话，听清楚了。”汶柔冷傲的睨视他，道：“你让人太失望了。”办案是讲求证据，人证、物证，而你做到了吗？”

见她眸中写满愤慨挑战，况文靖愣了一下，不知她为何会有此态度，再见她手臂上缠着的崩带，隐约可见渗出的血迹，细办后确定是由她身上挂彩处所渗出的血迹，若是以往，他会安慰同仁，而今看到她挂彩，他却有一股骂人的行动，气她居然如此不小心。

“难道你一定要如此好大喜功？就不能小心一点？一定要身上挂彩，好让别人同情你？”况文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居然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。

“你……好大喜功？你居然说我好大喜功！为博得别人的同情？”汶柔握拳头。

“不是吗？”况文靖明知自己说得太过分了，不过话既

已说出，怎么也要死撑下去。

“你……是你的头啦……你这只坐井观天的自大青蛙，只会开口命令，而不懂实际的办案经过，你……”金汶柔气得一拳敲在办公桌上，索性踏出办公室并用力甩上门，总算有了一丝报复的快感。

眼睛眨也不眨的看她“砰”一声甩上门，况文靖搔搔自己的头苦笑。

“她真的生气了。”他无奈的对自已说着，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，又怎能怪她真的生气。

看到桌上的卷宗，打开一看，映入眼中的，竟是她的辞职信，况文靖吓了一跳，继续往下看，是她所做的笔绿，上面有她的签名，不过字迹和上一次的笔绿似乎不太一样，他再看下去，赫然是一张轮值表。

“怪不得她会这么生气，她说的话正是针对我，我错怪她了。”况文靖颓然的跌坐在椅子上。

从那张轮值表，他知道那天金汶柔正好休假，所以笔绿绝不是她写的，更何况字迹也不一样。当他行出去要跟道歉时，才知道她早将东西收拾好离开了。

为此，他内疚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也曾企图想找到她登门道歉，只可惜就是查不到资料，最后也只能放弃了。



两年前的况文靖只是督察室的一员，两年后他早已

通过法务部的考试升任检察官。而今想两年前的这段插曲，他不得不怪是上天的捉弄，而希望这一次的巧遇或许能对她有所弥补。

“一位曾任刑事组的警官，居然会怕一双小小的老鼠？还对猫过敏？”文靖想到这儿不禁哑然失笑。

两年前的感觉原以为早已淡忘，而今再碰到她，深藏在内心深处理自己都不太明瞭的感觉，再度浮现心头。

他——况文靖，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如此恶言相向，除了她——金汶柔，这还是当他见到她时，没来得由得情绪影响。

他，也没因任何一位警官或女性受伤而心生爱怜，她也是第一位。

记忆中的她是一头俏丽的短发，短短两年的时间秀发已披肩，或许是因此，他才没一眼认出她来吧！只觉得有些眼熟。

想一想，他还得感谢那只老鼠呢！若不是他，又怎能让她夺门而出，进而对他“投怀送抱”。

看来若想博得她的好感，必须先学会捉老鼠才成！



看着身旁坐着“虎克船长”，金汶柔总算安心了许多，至少鼠患暂时是解严了。

“你呀！明明是娇小又神经的马尔济斯犬，只有小珀

会取这么一个雄纠纠，气昂昂的名字。”汶柔轻拍身旁的小狗，“虎克！”

哪知那狗连眼睛都懒的张开看她，继续假寐，理都不理她。

“天啊！我又是招谁惹谁了。”汶柔一边驾驶着车子，一边抽空的看着“虎克船长”，“好吧！既然是我有求于你，我只能配合你是吧！”她无奈的说。

趁着红灯车子停下来时，汶柔用温柔无比的语气说：“对不起嘛！我不该取笑你的名字，也不该笑你主人为你取了这么一个……一个符合你身分的名字。”然后她小心翼翼地看看那只狗。

总算有反应了，虽然他只是无聊的睁开眼睛看她，仍旧是一副无精打彩的模样。

“好！好！好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”汶柔高举双手投降，“虎克船长！”

果然，虎克船长一扫刚刚病恹恹的模样，立即站在车座椅上“汪！汪！汪！”连叫了好几声。

此时，路口也换了灯号，汶柔脚踩油门继续前进，“还好这是在车上，而且只有你跟我，否则我铁定颜面扫地。”汶柔轻声埋怨着。

说到这，汶柔脑中浮现那个人的影像。若是他看到现在的她，又会何反应呢？

汶柔有些厌恶的甩甩头，懊恼的想：纵使他有雄厚宽